青泥蓮花記

青泥蓮花記卷五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節二

郝節娥　宋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倡苦貧賣與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倡娥不樂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又輙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為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為蠶叢

祠娼與邑少年期因縣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徃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捽不使去不得已坐坐中時時顧酒食輙垂首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雞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宋史

劉蘇哥 庚鯖錄作額伎曹姝

晏元獻殊初罷政事守亳社每歎土風彫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適春物

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睞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一女子不若爲序其事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一杯絮酒哭青春西清詩話○苕溪漁隱叢話云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宋子京而言也元獻當國宋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雅甚親密之中秋宴啓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宋揮毫之際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爲駭嘆

桂英元人詞作姓謝

王魁下第失意入山東萊州友人招游北市深巷小宅有婦絕豔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祿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明春登第之兆乃取擁項羅巾請詩生題曰謝氏筵中聞雅唱何人戞玉在簾幃一聲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敢飛桂曰君但為學四時所須我為辦之由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為辦西游之用將行至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英為祖餞因贈以詩曰

靈沼文禽皆有匹仙園美木盡交枝無情微物猶如此何事風流言別離魁至京師寄詩曰琢月磨雲輸我輩都花占柳是男兒前春我着功成去好養鴛鴦作一池後唱第為天下第一魁思念科名若此以一倡玷辱況家有嚴君不容也不復與書桂賀登第曰人来報喜敲門急賤妾初聞喜可知天馬果然先驟躍神龍不肯後蛟螭海中空却雲鰲窟月裡都無丹桂枝漢殿獨成司馬賦晉庭惟許宋君詩身登龍首雲雷

疾名落人間霹靂馳一榜神仙隨馭出九衢鄉相盡行遲煙霞路穩休回首舜禹朝清正得時夫貴婦榮千古事與君才貌各相宜又戲呈曰上都梳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即思早晚歸來粧閣內須教張敞畫新眉又聞瓊林宴寄一絕曰上國笙歌錦繡鄉仙郎得意正疎狂誰知憔悴幽閨客日覺春衣帶系長魁父約崔氏為親授徐州僉判桂喜曰徐此去不遠當使人迎我去矣遣僕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

桂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自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為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桂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也魁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亂如此魁曰日與冤會逼迫以死母召道士馬守素醮守素夢至官府魁與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醮也後數日魁竟死異聞集摭遺〇周密齊東埜語據云世俗所為王魁之事殊不經

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
然集乃唐宋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是必後人
劉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說未御試京師妄
傳王後民為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後民
為何人及御試王荊公時為知制誥與揚樂道
共為詳定官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覆
潞之以逆覆考再定乃付詳定初發考所等以
對覆考如同即已不同則詳甚程文為定時荊
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聞別服
一人為首揚樂道以為不可議未失太常少御
宋從道時為封彌開之謂同合曰二公何用力
學從道十月前已關王後民為狀元李之前定
二公徒自若耳既而二人名以已意進禀而詔
從荊公之請及發封乃王後民也後又見初冀
迸所集蔡生必用方成人不可妄服余虎碧霞
丹乃詳執其說云狀元王後民字原除為應天
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僻呼叫
不巳理石中若有應六老亦君康矣之奮怒東

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
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子由
康疾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
中同試於省場傳開可驟丞自汝挈舟抵彭城
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情悵不
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方開
慰歲暮予北歸康疾有詩送予云客窗一夜雪
紛〻來朔風之子動歸興輕扶飄如蓬問于何
所之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數化宮行
將甥老母寓居學其中云云于既去徐醫以為
有瘵以碧霞金虎丹久吐之或謂心歲有熱勸服
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為夜中洞泄氣服內消欲
食不前而死康疾父知舒州大湖縣遣一道士
與弟覺氏自舒來云道士龍奏章達上清及訴
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
云五十年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康疾丙于生
死繞二十七歲五十年前豈宿生邪康疾既死
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

年押邪輩其事皆不然康庾萊州掖縣人祖世
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科為鄆州司理
康侯時十五歲二兄弟隨侍與予同在鄆學子
儀為開封軍巡判官康庾兄弟入太學不三年
鏡成人予儀待蘇州崑山闕来居汝康庾兄弟
又與子在汝學予儀諭潭州説康庾兄弟自潭
来貫鄂陵户康庾登判為第一省試前父雪崑
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庾是年帰舒州省
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
月十二日也康庾性剛嘗不可犯有志力學愛
身如米玉不知衆巷俚人語不幸為匪人厚誣
弟輩又不為辯明懼日之無知者故因戒世人
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庾於泉
下紹聖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記

義倡傳

鍾將之撰

義倡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倡籍善謳

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輙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見覲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為非唯自湖外来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

之多倡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首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悦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

以朝命貶出因道而来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闋以侑之卒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

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顧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倡雖處風塵中為人婉娩有氣節既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媪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媪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

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人至今傳之以為奇事京口人鍾將之常州校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既為作傳又系贊曰倡慕少游之才而卒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倡矣世之言倡者徒曰下流不足道嗚呼今夫士之潔其身以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倡者幾人哉倡雖處賤而

節義若此然其處朝廷處鄉里處親識僚友之際而士君子其稱者乃有媿焉則倡之義豈可薄邪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余聞李使君結言其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至長沙聞倡之事而嘆異之惜其姓氏之不傳云復書長句於後曰洞庭之南瀟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門前冠蓋但如雲玉貌當年誰為主風流學士淮海英。今作多情斷腸句流傳往往過湖嶺未見誰知身已赴舉首却在天一方直北中原數千里。自

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清不可俟北來遷客古藤州渡湘直弔長沙傳天涯流落行路難輟解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人看邂逅乃慰平生慕蘭堂置酒羅饈珍明燭燒膏為延佇清歌宛轉繞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床斗帳芙蓉褥上有鴛鴦合歡被紅顏深夜承宴娛玉笋清晨奉巾櫛匆匆不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為君許但說恩情有重來何期不別歲將暮午枕孤眠魂夢驚夢君來別如平生與君已別復何別此別

無乃非吉徵萬里海風掀雪浪魂兮不歸竟長往劾死君前君不知向来宿約期無爽君不見二妃追舜號蒼梧恨染湘竹終不枯無情湘水自東注至今斑竹忽江隅屈原九歌豈不好煎膠續絃千古無我今試作義倡傳尚使風期後来見表堅志小容森隨輩云表堅已志裁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来後倡竟爲秦死常州敎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爲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事嘗特失於書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詩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頒黨籍豈復眷眷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言岩試知光川前紹聖中遂臣在其巡內若范忠宣劉仲馮韓

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為所陵因鄉
公輔遷過潭慕投前封寺益即時漕州都監將
數卒夜出城遍使登舟竟淩風絕江去幾於偃
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歎眠累日山不待游
而明已志之失著矣○少游及蘇黃詩雖流冥
所在欽遲恐不得梅疑覃事也古今詞話載黃
一事云治翁過瀘帥留府會有官妓時時性頻
聰慧帥香寵之宿翁贈流溪沙曰脚上鞋見四
寸羅香遊朱翳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四波料得
有心憐宋上紙因鼎去楚裏向今生矣分向伊
度時明拜湖治翁瀘師今酒詞有觴時時唱皆
春容云少年看花雙髮綠走馬章臺管弦述而
今老更惜花深終日看花看下足坐中美女顏
如玉為我一歎余錢此歸時壁得惜詹敲頭上
春風紅藏菽治翁大客醉飲而別　浣溪沙乃
少旂詞苔淡漁隱云詞話以古人好詞易中為
乙仍晴其詞奈合為說不足店也按喜春容特
唱耳非其所撰故不入記藻懸又一那那矣

楊愛愛

愛愛楊氏本錢唐娼女也垂髫性喜歌舞初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他調七月七日泛舟西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誦相携潛遁旅於京師踰年逞為父捕去不及與愛別留於巷中舍與予相鄰吾母少寡居性高嚴怜愛艷麗失於人棄置不収而所為不妄脉往與語一日人傳逞已死吾母往慰問其所歸愛摧然泣下曰是必虛語果然亦當死此舍下自爾素

食蔬膳曰呱呱而泣不復近粘樂器好事者百
計圖之終不可得于登第後再至都下往楚子
之舍問其良若楚云愛愛念還之勤感疾而死
已終歲矣我家為棄葬國門之東郊其節介高
絕至死無能侵亂之者徐仲章嘗作愛愛歌云
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何勝道昨夜閒觀
愛愛歌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愛本是娼家女金
魂玉魄沉塵土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鬢雙鬟纔
十五耳聞目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

危兮厲志深半夜窓前淚如雨假饒一笑得千
金何如嫁作良人婦桃李不為當路花芙蓉開
向秋風渚忽然一日逢張氏便約終身不相弃
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兮死唯二有如樗櫟
叢中木忽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遷
喬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馬来成都弄玉吹簫從
鳳曲不聞馬上琵琶聲忽作山頭望夫哭去年
春風還滿房昨夜明月還滿床行人一去不復
返不念關山岐路長前年猶惜鏤金衣今年不

畫深胭脂今年今日萬事已皴鮪翡翠春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所求所事兮志將何求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愛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嚶嚶草蟲趯趯阜螽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鴛鴦于飛兮畢之羅之人間所恨兮何時休時深山人迹不到處病鸞斂翼巢空枝 麗情集 侯鯖錄

王幼玉記 淇上李師尹撰

王生名真姬字仙才小字幼玉本京師人隨父流落於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為名娼而其顏

色歌舞角於倫輩之上羣妓亦不敢與之爭高下幼玉又出於弟兄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夏公酉夏賢良名醒字公酉遊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酉曰聞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孰是也郡侯張郎中紀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見之嗟吁曰使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反居於此其名不得聞於天下因命左右取箋為詩贈幼玉曰真宰無私心萬物逞殊形嗟爾蘭蕙質遠離

幽谷清風雲晴助秀雨露濡其泠一朝居上苑
桃李讓芳馨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服日常幽豔
愁寂含花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
人詢其故則曰今之或工或商或農或賈或道
皆逼欲以自養惟我儔塗脂傅粉巧言令色待
人至以取其財我思之媿赧無限逼父母姊娣
莫得脫此從良人入則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
指曰彼人婦也死有埋骨之地會東都人柳富
字潤卿果豪俊之士幼玉一見曰茲我夫也富

亦有意室之然富方倦游凡於風前月下執手戀戀兩不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詬富以語曰子若復爲續時事吾不捨子即訟子於官府富從是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江上幼玉泣曰過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爲今日之恨相飲於江上幼玉云吾之骨異日當附子之先隴復謂富曰我平生所知離而復合者甚衆雖言愛勤勤不過取其財帛未甞以身許之也我髮委地寶之若玉他人無敢

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鬟剪一縷以遺富
感悅深至去又羇思不得會併爲恨因而伏枕
幼玉日夜懷思遣人侍病既愈富爲長歌贈之
云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户牖紅暉起其間宴
息皆仙子絶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
幾年謫向衡陽市嬌嬈飛下九天來長在倡家
偶然耳天姿材色擬絶倫壓倒花衢衆羅綺紺
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横剪秋江水素手纖長細
細圓春筍脱向青烟裹緩步蓮花窄窄弓鳳頭

翹起紅裙底有時咲倚小闌干桃花無顏亂紅委王孫送目以勞魂東隣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兒呼童控馬相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鎮相續皇都年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玉一見苦留心慇懃厚遣行人囑青羽飛來洞户前惟郎苦恨多拘束偷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鬟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心濃更密如綿自古美事多磨隔無時兩意空懸懸清宵長

嘆明月下花時洒淚東風煎愁入朱絃危更斷
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恨
托難傳柰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
金買醉屬傭人密約幽歡鎮相悞將刃欲加連
理枝引弓欲彈鸂鶒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
波緊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塵埃無覓
處郎心玉意共慇懃同指松筠情愈固願郎誓
死莫改移人事有時自相遇他日得郎歸來時
携手同上烟霞路富因久遊親促其歸幼玉潛

往別共飲野店中王曰子有清才我有麗艷才色相得誓不相捨自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卜諸神明結之松筠父矣子必異日有瀟湘之遊我亦待君之来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富作詞別幼玉名醉高樓詞曰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岍頭人獨立畫船東去櫓聲遲楚天低回望處兩依依　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

過辜負我兩心知領伊家衷腸在一雙飛富唱
其曲以沽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終曲乃飲酒
相與大慟富乃登舟富至都下以親年老家又
多故不得如約但對鏡酒涕會有客自衡陽来
出幼玉書但言幼玉多卧病富遽開其書疾讀
書尾有二句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
始乾富大傷感遺書以見其意云憶昔瀟湘之
逢令人愴然嘗欲挐舟泛江一往以復前盟叙
舊契副子之望適吾之樂因親老族重心爲事

奪傾風結想徒自蕭然風月佳時文酒勝處他人怡怡我獨惚惚如覺自失憑酒自釋酒醒情愈傷偟幾無生意古之兩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則求合也易今子與吾兩不如意則求偶也難君更待焉事不易知儻如所願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諧則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猶能相遇吾二人獨不得遂豈非命也子宜勉強飲食無使真元耗散自殘其體則子不見我我何望焉子有詩二句吾為子終其篇云臨流對月暗

悲酸瘦立東風自怯寒湘水佳人方告疾帝都才子亦非安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萬里雲山無路盡虛勞魂夢過湘灘一日殘陽沉西踈簾不捲富獨立庭幃見有半面出於屛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甚不陷幽獄後日當生兗州西門張遂家復為女子彼家賣餅君子不忘昔日之舊因有事相過幸見我爲我雖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

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為驗千萬珍重忽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恍異日有過客自衡陽來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囑其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亦不安即平日愛我手髮眉眼他皆不可寄附我今剪髮一縷手指甲數箇郎來訪我子與之後數日幼玉果死議曰今之娼去就狗利其他不能動心求蕭女霍生事未嘗聞也今幼玉之愛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觀之莫不愴然善謳和音律者廣以為曲俾行於世使係於牙

齒之間則紛玉雖死不死也青瑣高議

陶師兒

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為惡姥所間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唯一婢一僕隨之尋常遊湖者逼暮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比夜達岸則城門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乎市酒殽復遊湖中迤邐更闌舉舟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

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爲棄物經年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序士女闐沓舟發如蟻有妙年者方外人也登豐樂樓目擊畫舫紛紜起夷猶之興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漁艇亦無泊岸者止則棄舟在焉人有以王陶事告者士人笑曰大佳大佳正欲得此即具杯饌入舟遍遊西湖曲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其價反倍於他舟西湖志

陳方伯為杭州志引陶師兒事書其後曰色之迷人一至于此可為永鑒然以繩王生可耳師兒雖匹婦之諒乎要亦無負所事者若楊廷實章導與傅郎皆不得其死者也彼三妓亦以死死矣靖難師入有約與周是修死者而學宮之殉無復其人此豈足稱尊生哉將無如信國之取譚玉川耳

林小姐

傅七郎者蘄春人其弟二子傅九年二十九歲

好狎遊嘗為倡家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綢繆約竊負而逃林母防其女嚴緊志不能遂淳熙十六年九月夜宿用幔帶共縊室内明日告官驗實收葬紹熙三年春吉州蘇客逢兩人於泰州酒肆為主家林氏當壚供役蘇頃嘗識傅問其去鄉之因咲而不荅蘇買酒飲散明日再往尋之主人言傅九郎夫婦在此相伴兩載甚是諧和昨晚偶一客來似説其宿過羞愧不食到夜同竄去今不復可詢所在也夷堅支志

長安李妹

李妹者長安女倡也家甚貧年未笄毋以售於宗室四王宮為同州節度之妾纔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漸長益美善歌舞能敬事主意一日忤旨命車載之戚里龍州刺史張侯別第張頃於宴席見其人心動不能忍私韻得之雖竭死無憚既而獲焉以為籠中物喜駭交抱罄所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妹事之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謔誘狎輒莊色斂袵餌

以奇玩珍異却而弗顧張固狂淫者必欲力制之乘其理髮簷下直前擁致之姝大呼毀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刭婢媵奪救得止由是浸不合張意張恥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姝殊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姝不幸幼出賤流鬻身官邸委質妾御不獲託久要於良家罪實滋大幸蒙同州憐愛許侍巾履同州性嚴忌雖親子弟猶不得見姝之面偶因微譴輕托於君侯之側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圖

君侯乃欲持貨利見蠱而又憑酒仗劒威脅以死欺天罔人鼎媟乢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妹寧以頸血汙君侯刀願速斬妹頭送同州正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何施面目復見同州哉自是不復與戲言妹竟縊死他日張晝寢見披髮而立曰為妹報同州已辨於地下矣張大懼悒悒不食數日而卒初時張嘗為王山談其節故山為作傳

筆奩錄

韓香

韓香南徐倡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恚投牒有司集鄕軍于射圃中者妻之一老卒中香忻然仝歸謂曰夫婦有禮而買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賓至酒行香出所賞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嗚呼白刃可蹈也不爲非義屈歐陽公作襍傳録徧事五代之臣香雖不可入襍傳其節亦可尚矣隨隱漫録

譚意歌

譚意歌喪親流落長沙年八歲寄養竹庄張文家有妓丁婉卿見之乃厚遺娶女女年未及笄容貌俊美工於文翰車馬如市未嘗妄見一人會汝州張正字為潭茶官相得甚懽意乃歸之後張調官意歌餞別曰子乃名家我乃娼類今之分袂决無後期腹懷君之息數月矣君宜垂念相泣而別別後賦詩寄張云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氷落盡梅韻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

度一歸來張內逼慈親外畏物議納孫殿丞之女為姻不敢作書報意歌後三年張妻孫氏謝世有客自長沙來云意歌掩户不出買田百畝自給親教其子張乃如長沙携歸京師其子後以進士登第云其詩一作詹茂先妻寄遠

劉玉川娼

劉玉川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于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廼紿曰願與汝俱死必不獨去也乃置毒酒令

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瘞

獨去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蔣官曰事勢至此為之柰何客曰一國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曰今日謝君得無效劉玉川乎客皆大笑

湯秀奴

楊庭實以世賞受廣昌丞久寓都下留戀花衢有散樂妓湯秀奴一見兩情交契行與比肩坐則疊股日夕貪歡無時或棄每相謂曰但願生同鴛帳死同狐穴一日生家書至促歸秀奴曰汝有家合歸妾伶仃孤苦死甚閒事因泣下生

亦泣曰何君同赴江而死秀奴曰妾有意久矣於是以錦被作囊盛巨石繫於腰相抱沉水而死留詩曰兩情恩愛别離難共學鴛鴦豈偶然不戀榮華世間樂直尋快活水中仙夫妻共死今如願親屬雖𢬵實可憐寄語此生無復會慇勤重結後生緣

梁楚楚

韋導字子誨年少風流一日至清泉坊名妓梁楚楚家入焉交歡兩情相愛香雲共剪玉體

彤誓盡此生忽着頭持至家書導謂楚楚曰秋涼定回且宜將息因舉梧言別楚乃暢飲導哽咽氣絶仆地良久乃甦楚曰郎去妾死導曰不如同死又同飲皆醉導題詩桃屏曰兩意而今惜別離焚香發誓告神祇一條彩索雙雙掛頸學千年連理枝書畢棄筆於地次早日高閉戶未起父母排闥而入但見懸梁相抱而死遂合葬焉

右二事小說所載文義膚淺入焉乃宋元間市語聊附存之亦差勝剪狂川而已

青泥蓮花記卷六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節二

蔡州妓　元

蔡州妓趙氏墜崖以死自誓御史中丞馬祖常作詩諷俗云鱗鱗汝水氷碧光汝之左右百草芳紅蘭紫桂媚長晝鉤輈鳥子四銀塘茭蒲無數菱葉小西家鞦韆屬年少燕泥霽雨風景酣簾箔依稀有歌哭趙氏女子邯鄲娼絲絲繡履

踏春陽心思究轉縈雲纓蓋對兒郎唱鳳凰樂山嵯峨石生雨鄉人迎神奏歌舞婆娑起向神祠前祝願生身事針組野風吹目雙淚零泉聲松韻相泠泠誰言女子情愛癖誓死命輕如鳥翎鳥翎飛上合歡樹開花夜夜無愁苦秋香不斷相思浦玉釵斷股埋黃土石田文集○按詩所序此非有御人特自傷為妓如郝節娥者也

王巧兒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

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死亦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搯商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宿搆忽刺罕赤棰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

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携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以清愼勤儉終其身人多所稱述云雲嶠泗州人陳平章之孫倜儻不羈仕餘姚州同知

翠荷秀 輟耕錄作李翠娥

翠荷秀姓李氏雜劇為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九山萬戶納置別館石沒李誓不他適終日卻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戶孫伯玉萬

广歲時往拜之樂籍相傳以為盛事余見其年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出青樓集

南村輟耕錄○陶九成云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媚寵於主家者亦已我之富與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後必戚戚然將為盼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綠珠燕子樓之盼盼韓香之於葉氏夔夔之於張還者真絕無而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亦可以追蹤前古之懿德矣三人為李翠娥王巧兒汪憐憐

李哥

河南理幕沈易云霸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舞泣曰女率有工藝我獨為此乎母

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
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因是不粉澤不茹葷
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名者必先諭主客姓名然
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疑立延前酒行歌
闋目不流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官嘗忤哥徑還
誓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
哥懷利刃閉卧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
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汙吾刃矣慚怒以回明
日知州聞之嘆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

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聘娶之矣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見哥姸麗將殺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寇并殺之 輟耕錄

愛卿傳

羅愛愛嘉興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工於詩詞是以人皆敬而慕之稱為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懵學之輩自視闕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

望日會於鴛湖凌虛閣避暑翫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坐間皆閣筆詩曰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月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寒簾欲共嫦娥語肯教霓裳一曲無手弄雙頭茉莉枝曲終不覺鬢雲欹珮環響處飛仙過願借青鸞一隻騎曲曲闌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來憑夜深風路涼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亦簪纓族父亡母在家資巨萬慕

其才色以銀五百兩聘焉夔卿入門婦道甚修家法甚整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聘之二年趙子有父黨為吏部尚書者以書自大都召之許受以江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恐失功名之會躊躕未决夔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温凊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

萬里之行李令伯所謂事陛下之日多報劉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為念望太行之孤雲撫西山之落日不可不早歸爾趙子遂卜大都之行置酒酌別於中堂酒三行麥鄉請趙子捧觴為大夫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闋以侑之詞曰恩情莫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為主流年幾許況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折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萬里皇恩五花官誥要

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彩衣相對舞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而行至都而尚書以疾廢無所投托遷延旅館久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之故遂得重疾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親嘗饘粥必親進求神禮佛以逭其災虛詞詭說以覓其意沉眠數月因遂不起一旦呼愛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京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感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無以相報

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皇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夔卿哀毀如禮親造棺槨置墳壠葬之于白苧林既葬旦夕哭于靈几前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達達丞相撥苗軍帥楊完者為江浙參政拒之于嘉興不戢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家為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紿之以甘言接之以好容沐浴入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聞而趨救

之已無及矣即以繡褥裹尸葬之於後園銀杏樹下未幾而張士誠通款於浙省王參政為所容麾下皆星散趙子始間關海道由太倉登岸至嘉興則人民城郭皆已非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竄于梁梟鳴于樹蒼苔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貲產皆已蕩然尋其母妻不復可有惟中堂巋然獨存乃灑掃而息焉明日行至于東門外至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路呼而問之具述其詳則母已辭堂妻亦沒矣遂

引趙至白苧林其母葬處指其墳壠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也指其松栢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植也太夫人以郎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死遂葬於此娘子身被衰麻手扶棺槨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苗軍入城宅舍被占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之娘子不從遂以羅巾自縊就於後圃葬之矣趙子大傷感即歸至銀杏樹下發掘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抱其尸而大慟絕而

復甦者再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而附葬
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慧流輩
莫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使絕靈響九原
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
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於墓下歸則哭於
圍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而
不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
起視之曰倘是六娘子靈何吝一見而敘舊也
即聞之曰妾即羅氏也感君憂念雖處幽冥實

所惻愴是以今夕與君知聞爾言訖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許即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子施禮畢泣而歌沁園春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墳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鵲喜雨打梨花晝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千戈滿目交揮柰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底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

貞須拚一死免被傍人話是非君相念葬除非畫裏得見崔徽每歌一句則悲數聲悽愴慾咽給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墳之勞殺身之節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叙曰妾本娼流素非良族山鷄野鶩家莫能馴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獻笑豈解舉案以齊眉令色巧言迎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久習遺風張郎婦而李郎妻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爲室家即便棄其舊染之汚革其前事之失操

持井臼採掇蘋蘩脩祀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斯未嘗窺户豈料旻天不弔大患来臨毒手老拳交爭于四境長鎗大劍耀武於三軍既據李崧之居又奪韓翃之婦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耐久而乃甘心玉碎决意珠沉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之入井乃巳之自取非人之不容盖所以媿乎為人妻妾而棄主背夫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慰撫良久因

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獨墮鬼籙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貞烈令往無錫州宋家托為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伺君一見以敘幽抱故遲遲之歲月爾今既見君矣明日即往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到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為約遂與趙子入室歡會款若平生雞鳴敘別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郎珍重從今永別矣因哽咽竚立天色漸明歘然而逝不復可覩但

空堂杳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裝逕往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問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姙二十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而顧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爲親屬自此往來餽遺書問不絕云 剪燈新話○隋時已有羅愛愛閨思詩云云幾當孤月夜遥望七香車羅帶因腰緩金釵逐鬢斜彤管遺編諸刻乃併入此羅愛愛詩大誤

鐵氏二女 本朝

鐵氏色目人父鉉爲山東布政使靖難師攻城

百計終不能下　文皇入正大統擒鉉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為樂婦二女入司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各獻以詩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来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次女詩曰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倡淚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春来雨露寬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同官以詩上達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以終老焉震澤長語

〇立齋閒録鉉鄧州人妻楊氏送教坊司病故女玉兒四歳〇教坊録永樂十一年正月本司韶舞鄧誠等奏有奸惡鐵鉉家箇小妮子奉　欽依都由他

劉盼春

劉盼春者汴梁樂工劉鳴高女年十八初定情于汴人周恭兩情甚篤而恭父嚴禁之不令往來絕不通者凡半載盼春杜門以待有雲間富商賫金帛往母必欲奪其志固不應加之箠楚

恭聞之致書使且從毋命其略云縱遠鶯朋燕友難禁蝶使蜂媒既居月戶雲牕莫吝雨期雲會蹔時依彼將就兎全終日違他恐防玉碎因綴以詞曰阻佳期盼佳期欲寄鸞箋雁字稀新詞和淚題○怕分離又分離無限相思訴與誰此情風月知蓋長相思調也盼春得詞咲曰妾豈常人比哉既委身於子可他適耶居數日復逼之投繯而死及火其尸餘燼悉焚而所佩香囊獨鮮好取而發之中藏所得恭詞簡一紙宛

然如故衆皆驚異事在宣德七年　周藩誠齋為傳奇曰香囊怨且自序以表其節焉傳奇載書尚繁

高三

京師娼女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倡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搆誅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為不忠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

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来乃娼也楊顧謂曰若来何為娼曰来弔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娼慟哭尤其頸血以鍼線紐接著於頸顧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于旁（寓圃雜記及野記証）

藝

白女

白女若娼也與吳人袁節情好甚篤誓不以身

他近其姥咀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於白不從母筆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憚姥不敢往白憂念且死囑其母曰葬吾須吾袁郎來言終而絶及舉葬柩堅重十餘人不能勝母曰噫其是袁郎未至也即促節至撫棺曰郎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為異節為延僧誦經薦之如悲伉儷焉說聽

王烈女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貨與淮安娼家及長

即知處身失所欲脫去無計倡婦百般誘之執
意不爲動一日强使與上客合卺因涕泣謂客
曰妾本良人女因貧故至此妾义忍死者未及
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遂汙吾身耶引刀自刎客
大驚駭抱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吳
主事在淮一夕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對曰
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頟
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
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聞晤青札

楊悶兒

林省郎男仲子在京邸潛與妓楊悶兒狎遊有娶歸之盟及仲子歸内憚其尊人不決而病沉淹夢悶兒謂曰緣知不就奴病且死冀君一面勝澆奴墳上土無益也驚覺悲痛果自浙来而悶兒死三日但目不瞑一縷氣惟微微呼二郎乃仲子卧抱呼悶兒悶兒遂瞑盖自仲子歸悶兒即謝倚門迷罔牽思而又不得意於其艾猳故病益劇耳仲子自負土成墳雜桃花棘茨種

之曰花貌棘心千古薄命 耳談

王蘭卿

關中歌兒王蘭卿侍煖泉張子張子死乃飲藥死漢陂王太史九思聞而異之為詞傳爲

南呂一枝花

飛騰鸞鳳林脫離烟花巷玉琢成清氣質鐵打就烈心腸貞女無雙堪寫在青編上我這里閣着筆細忖量他有那燕子樓許盼盼聲名他不比普救寺崔鶯鶯的勾當

梁州

他曾學孟光女齊眉舉案他𦡆似劉盼春守志香囊誰言紅粉多虛誑也不用山盟海誓又何須剪髮㪚香幾分毒藥三寸靈咽美甘甘滿口沙糖絕落了鴄鷜鷜一枕黃粱做一對思魂兒夜月下携手同行變一箇連枝樹暮雨中盤根並長化一雙玉蝴蝶春風前接翅飛揚比量細想風流自古多魔障不是咱虛褒獎恰便似忠臣與良將節凛冰霜

罵玉郎

蕙蘭心性花模樣當日箇正嬌小與才郎紅顏寶有白頭望誰想道老景難緣分短斯文喪

感皇恩

呀也待要獨守孤孀又則怕蝶惡蜂狂道不如棄青春歸綠野趁黃壤相伴着風清月朗道有箇地久天長為則為我逢郎想則想郎愛我頑則頑死隨郎

採茶歌

釵斷了金鳳皇被散了錦鴛央吉丁當帶脫了玉螳螂流水煖泉園故里寒鴉棲柳噪斜陽

尾聲

想着他情如鳳友心中想命比鴻毛藥裏七稱兩意須教共穴葬這一箇貞心的女娘不負了畫眉張敞留與那萬古千秋教人做話兒講見王

漢陂碧山樂府○嘗記正德中陝西盩厔縣一倡死節康太史海亦為傳奇余初有之久逸去待覓再補

齊錦雲

金陵教坊妓齊三錦雲者能詩善鼓琴雅談終日與庠生傅春眷愛更不他接春受誣繫獄錦雲脫簪珥為餽時或不繼售卧褥以供之後春戍遠方欲隨行春力止之錦雲因贈一絕曰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鶯願將雙淚啼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既歸遂首垢面閉戶讀佛書而已未幾病沒人多義之客座新聞

薛纖兒

薛纖兒家世淮陰從母僑籍廣陵母倡也纖纖

姸瑩白旓旓玉立名噪甚有豪者奪而主之然
姬性恬寂憚于豪舉豪者至輙眺身匿而稍稍
覩文士淂郝生鐵偵生内子賢内子亦微聞鐵
婉嫕鐵徃来生家因以副畜鐵尋即入室愈偷
然獨勤操作執婢子事内子頗從㬰生暱鐵鐵
每自閉拒盖不敢當夕也生善病鐵雖時躬侍
湯藥然必從内子以莊見及生病革意拂拂不
能無恭鐵寗保無他鐵固默領之遂内決矣以
殉私浴紉身自闔死盖先郝生飾巾三日也新

都謝陛言

女史氏曰倡以色為職而主利者也見金夫則不有躬遊蹤人則爭縈手叢自昔為然至其陰陽捭闔術險于山川憎愛究親情危于泡露故過而不存庶超蹊徑之外往而不反必墮雲霧之中矣迴翹然自徇其身而皎然不欺其志者顧代不乏人焉此詎必彤管受訓于師氏栢舟始詠于共姬耶夫亦習不能遠性而已